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六

蘇東坡應詔集

卷一

策略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盡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用於用，臣嘗以爲量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白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常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甯，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

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甯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戾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葸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曰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路第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甯，大抵皆有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于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

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圉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于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員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員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

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預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

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譁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

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斯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劫。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

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躡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蓋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

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懽。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耆老賢

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佞倭然抱其空器。而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喙。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

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卷二

策別第六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

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責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

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第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

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策別第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痛疾痾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

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賊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之者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

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第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